

梅洁文学
作品典藏

“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
三部曲

山苍苍， 水茫茫

梅洁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梅 洁 著

梅洁文学作品典藏

『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

山苍苍， 水茫茫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苍苍,水茫茫/梅洁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16-07901-3

I. 山… II. 梅…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1880 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陈 沙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361 千字

版次:2015 年 9 月第 2 版

书号:ISBN 978-7-216-07901-3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23.75

插页:4

印次:201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73.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sb.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山苍苍，水茫茫》是第一部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再现中国水利移民生存现状和艰难奋斗的作品。

古老的汉水文化诞生和演绎了女作家的故乡——鄂西北郟阳，而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南水北调初期工程——汉江丹江口大坝的建设，又使美丽而祥静的汉江无情地“水葬”了女作家诞生的古城。郟阳人民在荒山野岭度过了20多年刀耕火种的生活。永远地失去故乡，是东方文化情感中的大磨难。女作家离别故乡31年后返乡，在受到那块苦难而真实的、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照耀之后，完成了10余万字的《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的长篇报告。

1993年，大型文学期刊北京《十月》杂志二期，以头条8万余字的篇幅发表了《山》文，数十家媒体以“《山苍苍，水茫茫》爆响京城”报道了这篇作品，鄂西北人民将《山》文翻印成10余万册“白皮书”，一时间，“郟阳纸贵”。

评论界视这部作品与《西路军女战士》《沂蒙九章》和《朝鲜战俘记》有同等价值的悲壮美质。此部作品曾获“505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第五届《十月》文学奖。

本书还收入作家获全国鲁迅文学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西部的倾诉》。《西部的倾诉》以散文化的审美表达和散点透视式的结构，从历史、文化、教育、经济、人口、环境等多侧面揭示一个人类生存的怪圈，那就是贫困带来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的野蛮与蒙昧，野蛮与蒙昧引发的人口急剧增加，从而使生存环境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而环

境的被破坏使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西部更加贫困。这是一个生存陷阱。21世纪，人类为挣脱这个陷阱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努力。

与此同时，《呼啸的山脉》《神圣的呼唤》《为了润泽北方大地》《赤子情怀》《走进神农架》《毁灭》《伤残世界》等部分优秀中短篇作品一并收入，这些作品大多获得过奖励或被转载，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引言 关于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

在三千里汉水已经开始滋润北方大地的时候，湖北人民出版社决定隆重出版“梅洁文学作品典藏”丛书，其中包含《山苍苍，水茫茫》、《大江北去》、《汉水大移民》（精华版）三部书，这三部书已被普遍称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无论是2012年他们出版89万字的《汉水大移民》上、下部（后又再版39万字的《汉水大移民》精华版），也无论两年后他们又决定出版典藏版“三部曲”，我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激。感激他们对一个写作者劳动的高度尊重，感激他们对几十万受苦、牺牲的人民的感恩之心，感激他们作为出版者“为史留迹”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情怀，也尤其感激他们以这种方式接纳一个游子回乡的善举。

正如该社领导再三对我叙说的：“……不为名、不为利，出版‘三部曲’就是为了把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湖北大地上这场重大的水利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惊天动地的人的故事，留给历史。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牵涉近百万人命运、奋斗的大事件，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也不应该忘却的。”

20世纪90年代伊始（1991年），我在离别故土31年后重返故乡湖北十堰，31年的离别使我失去了故乡；但31年的离别，又以常人无法体验的情感使我重新认知并回归了故乡。就是在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和文化反观的震惊与认知中，我完成了第一部反映南水北调中线移民的纪实文学《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山》文全长10万字，1993年《山》



文以8万字的篇幅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北京《十月》杂志第二期头条，这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的样式真实反映中国水利移民牺牲奉献、艰难处境的纪实作品，16家媒体以“《山苍苍，水茫茫》爆响京城”的文字报道了这部作品。评论界认为“《山苍苍，水茫茫》有《西路军女战士》《沂蒙九章》和《朝鲜战俘记》同样的悲壮美质”。

不完全统计，当年，鄂西北十堰（当时为郧阳地区）各机关、厂矿、学校、民间读者把《山》文翻印成“白皮书”达十几万册，以至十年后的2003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还见到了大陆亲人寄给台湾亲人的《山》文“白皮书”。

《山》文后来获了全国“505杯”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五届“十月文学奖”和河北省最高文学奖——第三届“河北文艺振兴奖”。

《山》文创作15年后，鉴于南水北调二期工程已经开工，汉水进京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我于2005年又再度回到鄂西北，回到丹江口库区，在沿着汉水、丹水走了100多天后，转身又在干旱缺水的京、津、华北走了100多天，之后我回到了家；之后，我沉下心来，用14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了41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大江北去》。2007年10月，《大江北去》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重点作品出版。2008年《大江北去》获全国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2010年《大江北去》入围全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河北作协“年度十佳作品奖”。

2010年，鉴于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工程的全面展开和艰难推进，我曾三次返乡亲自参与并目睹了一个远非20世纪“以水撵人”“以枪赶人”能比的全新理念指导下的移民工程。同年11月，在湖北8万外迁移民即将完成、内安10万移民工作已全面铺开之时，我受湖北省移民局诚恳邀请，第三次担负起撰写南水北调中线大移民的重任。在湖北10市26县（市）移民工作者和作者的帮助和努力下，2012年9月，我又出版了89万余字有关中线移民的纪实文学《汉水大移民》上、下部。

至此，我在20年间，先后完成了三部、145万字有关中线移民的长篇纪实文学（几乎占我35年出版作品的三分之一），媒体普遍称之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

三部书围绕中线调水移民进行了深度的历史追寻、命运关照、决策拷



问、事件梳理、人文反思，以及资源、生存、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探究与撰写。其执著的心意是：企望以全方位、全景式的真实书写，让受水区的北方乃至我们生活的世界了解：为了解救中国北方严重的水危机，为了北方亿万人良好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调三千里汉水进京这一世界最大的引水工程，湖北、河南两省前后 50 多年、83 万移民为此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这一群体的牺牲与奉献惊天地、泣鬼神！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中国 8.5 万座水库、1000 多万水利移民的一个真实缩影！

83 万人是十几万个家庭的组成，他们是具体的，生动的，是悲弱的，也是坚韧的，是大苦大难的，也是大善大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每一个家庭都有代代相传的香火和喜怒哀乐及无尽的生活内容。”然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被沉没了，他们失去了血脉之故乡，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们是为一个国家巨大的水利工程被动牺牲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民族文明进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在民族记忆中是不能被忘却的，在民族精神的祝祈中是要被深深感恩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写书只是含着一个心愿：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一切。

这个心愿很卑微。

我想，知道了，就会明白这三千里北上的江水里流淌着多少鲜活、悲壮的生命信息！

我想，知道了，就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与奉献的水滴！

我想，知道了，就会懂得被泪水、汗水、血水浸染的心！

只有这样，我们民族的发展才会更和谐，我们的生活方式才会更理性，我们的文明前行才会更接近真谛。

也只有这样，我们直接的受惠便不仅仅是拥有了一江清洁、甘甜的生命之水，更大的受惠是我们从此懂得珍惜和爱。珍惜这个蓝色球体上极为珍贵且极其有限的生命之水，爱那些为我们良好生存而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深重苦难的人们。

爱，不仅仅是物质的给予，更多的是爱心对于苦难和创伤的触摸和抚慰。我愿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够给他们的心以些许的慰藉。

其实，一个真正高贵、智慧的生命应该明白：世界除了我们自己之

外，还有更多的需要我们了解的事情，除了我们自身的艰难和不幸之外，还有更加辽阔的艰难和不幸，我们需要有终身化关爱而后终身为了这个世界的良好生存而奋斗的心情。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忏悔：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做。

什么是良好的生存方式？什么是人类的共同意识？也许，反思的开始，便是一个新生命的重新诞生。

至于许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用 20 年时间去选择一个如此艰难的命题，仅仅是因着那里是你的故乡么？

我想，我能够有的回答只能是：我选择了中华大地上有着特殊存在、特殊担当的一片土地，那片土地在此意义上也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相互的宿命……

目 录

山苍苍，水茫茫 ——鄂西北论	001
西部的倾诉	082
走进神农架	153
赤子情怀 ——记袁正洪的笔海生涯	188
“囚徒”	221
毁灭	251
伤残世界	282
呼啸的山脉	327
神圣的呼唤	337
大鄖阳，归去来兮	346
为了润泽北方大地	359

山苍苍，水茫茫

——鄂西北论

浩瀚的宇宙在难以想象的岁月中发展、演变。某一个时刻，混沌苍穹突然发出了一种惊天动地的声音。伴随着声音，苦难的陨落开始了。当一束圣光划破苍穹的黑暗，当悲壮的声响呼啸着自天而降，当这天外造物最终变成一块真实的石头，当石头亿万年守望着一方山水，于是，人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陨阳”。

陨落总是不祥的。兴许为了冥冥中的某种祈盼，兴许为了避免某种苦难，也兴许为了一种命运的寄望，又在某一个时刻，当地的人们就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郟”字。于是，我的故乡“郟阳”就从远古中走来。千百年来，这块星宿陨落的地方，携带着幸福与苦难，跨越历史，穿越时间。或缄默不语，或深情呼唤；或燃烧似火，或冰冷如岩；或忧或虑，或喜或怨……一块天火淬锻的石头，一块真实而艰难的石头，一块圣洁而发着哲学光芒的石头，照耀着鄂西北那一方天地，那一脉江水，也照耀着我。

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一个人独自望天望云望夜空中的星月，我就望见了我的故乡——郟阳。

许多人不认识“郧”字，把它念成“员”；许多人不知道它在版图上属何方经纬；许多人知道道教圣地武当山却不知道八百里武当正巍巍耸立在郧阳境内；许多人知道第四季冰川期幸存的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神农架和神农架里震惊世界的“野人”的传说，却不知道神农架三分之二的面积坐落在郧阳境内；许多人知道世界最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却不知道那里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中有70%采集于郧阳山区；中国人妇孺皆知秦香莲与陈世美，却不知陈世美是郧阳古均州清正廉明、尊民爱妻的官吏——一幕《铡美案》，实乃千古冤屈泪……

人们知道贺龙、邓中夏、柳直荀、王树声，这些中国革命史上闪光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率领的红三军曾在郧阳建立了拥有105个乡苏维埃政府的红色苏区；人们知道国家主席李先念，却不知道他领导的发生在郧阳的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以及中原突围中牺牲的5万新四军和郧阳人民；人们知道中国劳工的律师施洋，知道那位苦难的哲人杨献珍，却不知道他们是诞生在郧阳这块土地上的优秀生命；人们知道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却不知道柳直荀是中共郧阳房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是的，人们不知道。不知道那里的苍茫群山，不知道那里的渺渺江水。不知道郧阳人民曾为建设中国汽车工业的骄傲“二汽”，建设中国大型水电枢纽工程丹江口水库、黄龙水库，建设襄渝铁路、汉丹铁路……献出了50多万亩土地、30多万亩森林，28万移民背井离乡，告别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不知道这块曾经养育了千千万万红军、新四军和中国革命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销声匿迹，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不知道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的三线工业向国家上缴上千亿元的利税，而截至1987年占郧阳地区总人口40%的126万郧阳人还没有温饱，它所属的五县一市全部为国务院和湖北省列名的贫困县（市）。

位于鄂西北山区的郧阳，是鄂陕川豫四省交界的中心地区。它北靠秦岭，南接巴山，三千里汉江自西向东穿越全境，八百里武当横贯东西。郧阳地区含五县一市，以汉江为界，江北有郧县、郧西、丹江口市（原均县）；江南有竹溪、竹山、房县和神农架林区（1982年划归省辖林区）。这里自古为秦楚要道，也为朝廷皇室贬封之地。唐皇武则天贬其子李显到



房州（现房县）为庐陵王，庐陵王帐下大元帅薛刚为扶李显回长安登临帝位，在神农架原始森林里的大九湖屯兵百万，导演了历史上著名的“薛刚反唐”；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泰，孙子李欣、李徽以及宫妃和外孙女等均在郧县封地举行巨大的墓葬。这里山高林密，历朝历代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鄂陕，曾在郧阳屯兵达10年之久。历代的封建统治，军阀混战，兵匪横行，使这里的人民饱经忧患、屈辱、饥寒和战乱，使他们难以生计。愤懑、追求和希望，在他们心中一次次萌生……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小组在杨献珍的家乡郧县安阳口镇成立，从此，郧阳人民揭开了革命斗争的新章。

1931年1月，蒋介石调兵10万“围剿”洪湖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率领红三军转移郧阳地区武当山，800名武当道人冒着生命危险收留照料了300多名红军伤病员，徐本善道长最终被国民党民团头目马老七以“私通红军”的罪名残酷杀害。

红军撤离武当山到达郧阳地区房县后，很快成立了房县县委和中共鄂西临时特委，柳直荀为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房县1万多名青年参加了红色少先队，3000多名房县男儿参加了红军。在以后的征战中，这3000男儿几乎全部牺牲。

1932年2月，红军和游击队撤离房县苏区后，国民党、还乡团对苏区人民血腥镇压，他们用刀砍、矛戳、火烙、活埋、挖心肝、下油锅、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等几十种残酷的刑罚杀害革命干部和红军家属，仅房县被杀害的干部就达1500余人，群众近2000人，全家被杀绝的达300余户，群众失踪3000余人。

郧阳地区的均县草店——一个小小的山沟，曾是胡绳、姚雪垠、臧克家、罗叔章、何基隆等一批名流云集的地方。“乡村工作促进会”、“战时教育促进会”、“儿童保育院”等纷纷从武汉迁址草店。“战时儿童保育院”在抗战时期共抢救收容了3万多名难童。均县保育院是最早成立的，500多名难童在草店吃着均县人民耕种的苞谷、红薯、大米，穿着均县妈妈、奶奶们送来的衣服、鞋袜，在河滩上学文化、学唱歌，然后走向革

命、走向战场。

1934年，红二十五军在郧阳地区郧西县上津建立了鄂豫陕省委以及鄂陕和豫陕两个特委。红军撤离郧西苏区后，敌人进行了两年多的搜山和大屠杀，匪军所到之处，苏区的干部、游击队和抗捐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几乎全被杀害。一时间，数千郧西群众人头落地，郧西的土地上，血流成河……

1946年6月，国民党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队调集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近30万人，凭借郧县崇山峻岭的天险和美式装备的精良武器，构筑了数万个碉堡，挖通了10万多条战壕，把李先念、王树声率领的5万中原部队包围在东西不到50公里、南北不到60公里的郧县南化塘的深山里。这是一场残酷的恶战。毛泽东当年曾指示：“你们（指中原部队）在那里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解放区工作的进展，将来各解放区打胜仗也有你们的功劳。你们现在拖住了国民党30万大军，将来即使你们突围时部队被消灭得一个不剩，只要各解放区打胜仗，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伟大的胜利。”于是，5万新四军战士和郧县人民在“中原突围”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郧县成立第一个党支部到1949年郧阳全境解放，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达16万人。仅解放战争中，郧阳地区就有6万名青年积极应征入伍，近10万民工奔赴前线抬担架、送军粮、运送病号、抢送弹药……

历史如烟云而过……

然而，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郧阳这块苍山秀水被人们遗忘了。30年来，在提起鄂豫革命根据地时，就没有郧阳的份，郧阳没有被算作革命根据地，没有被算作苏区！没有人提起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流血和牺牲，更没人知道这块土地迄今的艰难、奉献与贫困！没人知道南化塘的山民们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还没吃上一粒稻米，挑一担水要走五里、十里山路，许多山民连吃盐的钱都没有。直到1984年，南化塘人均占有的全部生产生活资料价值仅有49元！多数农户的全部家当，可以一担挑净。

1986年，为纪念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老区办拨款4万元修建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南化塘的群众和中学生们以无限的虔诚，参加修



路、拾沙、植树、种花。中原五师三十七团团团长、原湖北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夏世厚找到李先念主席说，郟阳在南化塘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中原突围40年，当年是您率领我们的，现在您又是共和国主席，请您给题个词。李先念主席当即答应，后又觉题词意义不大，应该写个碑文，把那段历史叙说清楚，让后人知道来龙去脉。于是，他当即责成秘书办理此事。

与此同时，原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汪峰等五位老同志联名给李主席写信，请求把郟阳地区的郟西县划为苏区。李先念看信后，即批文道：“同意。郟阳县也应划为革命根据地，也应划为老区。”李先念说的“郟阳县”，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名的郟县。

1987年6月，郟县县长蒋化春和政府办、县民政局、财政局的负责同志，进京找到那位历经磨难的哲人——郟县老乡杨献珍。杨老给李先念主席写了封信，告诉他，郟县来客了。李先念知道后十分高兴，立即让办公室打电话约见郟县来客。

蒋化春，带着50万郟县人民的问候，走进了中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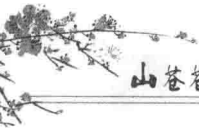
如愿以偿，李主席为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撰写了近600字的碑文，徐向前元帅欣然题写了碑名：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

也就在那年，郟县终被划为苏区，划为革命根据地，同时被划为全国的贫困县。当这个消息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被《湖北日报》刊登出来时，郟县人民奔走相告：“我们被划为苏区了！”“我们争取上贫困县了！”

至此，郟阳地区的五县一市先后被国务院和湖北省列为老区和贫困县。

划为老区，是郟阳人民的光荣，应该高兴，毕竟那是奉献与牺牲的一种认可。划为贫困县，为什么郟阳人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呢？不是想伸手要什么，也绝不是“坐、等、靠”，实在是一贫如洗！实在是需要给政策！实在是需要扶持！

战争留下的创伤，极左路线带来的漫长年代的贫困，三线建设沉重的奉献，使郟阳人民大伤元气。截至1987年，290万郟阳人民有126万人没有温饱，有12万人住岩屋、山洞、茅棚；全区12岁以上的人口有193



万，其中文盲、半文盲 84 万多人，比全国的文盲比例高 20%；全区人均总产值只有 602 元，比湖北省人均 1354 元少 752 元，截至 1989 年，全区仍有 34.31 万人、28.51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全区（除丹江口市外）五县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年底，欠发干部职工工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奖金等共计 4566.6 万元，五县共有 4.1 万名干部与职工人均欠发 1100 元以上，竹溪县人均欠发 1600 多元，竹山县人均欠发 1800 元。如果加上教龄补贴、公安津贴、降温、防暑、取暖、下乡补助、医药费等，所欠还要比这多得多！

中共湖北省顾委调查组马良同志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国家都没有欠过干部工资。现在，经济振兴时期，竟欠发这么多工资，真是意想不到！”调查组另有同志说：“山区、平原、城市干部都是公务员，但山区干部工作条件最艰苦、难度最大，待遇却最低，这是极不合理的！”

许多群众在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了，山区还不能脱贫？是郟阳人民人穷志短？是郟阳人民生性懒惰？是那儿的共产党人不率领群众开拓奋斗？

不，都不是！

上 篇

江岸，如歌如泣

郟阳地区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自 1958 年至 1978 年，国家先后在郟阳境内兴建了丹江口水库、黄龙滩水库、汉丹铁路、襄渝铁路、二汽、十堰市、东风轮胎厂和其他三线建设工程。这些建设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现在每年可直接从中获得税利达 10 亿元之多。这些建设一方面为郟阳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电力和技术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郟阳地区农业资源锐减、劳动力严重消耗、工业发展失去良机和其他社会问题——

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滩水库建成后，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保证



二汽和十堰市用水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效益。至1989年年底，共发电807亿度，总产值52亿元，累计为国家提供利税35亿元；拦蓄1万个流量以上的洪水49次，其中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2次。确保了汉江下游农田免遭淹没面积1450多万亩，灌溉鄂豫两省六县耕地350万亩，新垦农田70余万亩，改善航道550公里，社会和经济效益总计达110亿元以上。

丹江口水库在全国8万个大中型水库中名列第二。丹江口和黄龙滩水库蓄水后，淹没了郧阳地区两个县城和沿汉江两岸的19个古集镇、82个乡镇、407个村，动迁移民6.5万户，达28万余人，占全国1000万移民的3%，是迄今世界移民最多的水库。淹没了“当家地”本来就很少的郧阳地区五个县（市）的良田31万亩，山林34.8万亩。加上襄渝铁路、汉丹铁路、二汽等三线工程，共占去郧阳地区良田50万亩，约占现有良田的33%，使水库周围50多万农民人均只有5分挂坡地，其中“当家地”只有2分。

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无偿调运郧阳的木材约300万立方米，按每根木材直径20公分、长2米计算，这些木材接起来相当于长江的12.5倍，可绕地球近两圈。与此同时，无偿提供十几万劳动大军所需的烧柴20亿斤，致使郧阳的森林资源消耗量达1000万立方米。农业资源的减少，使郧阳的农业元气大伤。这固然可以看作是郧阳为国家建设所做的牺牲和贡献，但当人们欣喜地看到江汉平原“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变为“年年庆丰收”的时候，当人们注目江汉平原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有谁想到在那里的丰收中，每年都包含有郧阳地区淹没水底的几十万亩良田，几十万亩山林的转移价值呢？

物化劳动的转移如此，活劳动的转移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郧阳地区平均每年约有6万劳力直接参加国家摆在这里的十多个三线工程项目建设，多时达10万人以上（后勤不计在内）。武当山下的老营村，当年襄渝铁路修到了这里，半数房子成了民工住所；二汽破土动工，指挥部也设在老营，老营的肥田沃地几乎全部让给了工厂。修丹江口水库，全队的劳力抽得只剩下8人。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支劳动大军的劳动是无偿的。他们开山劈岭，筑坝修路。白天干在